

因在央视开讲玄奘西游和《三字经》，复旦大学教授钱文忠大火。今天，钱文忠将乘南京签售新书《钱文忠解读〈三字经〉》。

钱文忠很忙。周四中午联系采访，被告知一整天都有活动，23:00之后才有空。晚上，记者按约定的时间打电话给他，他还在忙，采访推至周五上午，他正在上课，只剩下中午的当儿，11:30再打过去，手机关机。才放下电话，就接到回电“对不起您”——虽然忙碌、说话急吼吼，态度却谦卑恭逊，这是记者对钱文忠的第一印象。

这么忙会不会影响正常授课？面对记者抛出的第一个问题，钱文忠说，“我也可以请假或调课，但我不会这么做。教书是我的本职工作。”

对于“学术明星”的身份，钱文忠表示，“我没有多重身份，只有一种身份：大学教师。”他也不愿意谈及百家讲坛对他的影响，“本来我就很忙。上百家讲坛是我专职工作的延伸和丰富。在某种意义上，我觉得这是教师的一种责任。教师难道不应该把掌握的知识尽量多地传达给别人吗？过去没有做，只不过是没机缘而已。”



对话

Dialogue

不要问我读《三字经》有什么好处

星期柒新闻周刊：有一个小知识请教一下，《三字经》作为童文读物，从什么时候开始不作为正式读物的？

钱文忠：在民国之前还是作为普遍的读物呢，如果说是它的命运彻底的转变，大概是1905年，1905年科举制度废了以后，中国的教育很快被西洋的模式接了，大家读的书都是一个一个没有关联的字，它淡出的视野应该是100年左右的历史。

星期柒新闻周刊：解放前还有很多地方学校在学？

钱文忠：对。

星期柒新闻周刊：当时的政府并没有作出法令说禁止学习？

钱文忠：对，但是它规定一些教材，说《三字经》不作为教材了，但是没有说《三字经》是腐朽的，把它烧掉，这样的情况没有。

星期柒新闻周刊：《三字经》是不是放到小学、初中的课程里呢？

钱文忠：如果有可能的话，那当然很好。

星期柒新闻周刊：那有什么好处呢？比起英语、奥数 and 钢琴来。

钱文忠：这是我们的传统，传统文化最主要的一些内容都在这里。但如果你要说，我对传统文化完全不知道，当然也没问题。对《三字经》很多中国人不了解，不去看也无所谓。中国人有一个问题，太功利。什么事情都问有什么好处，对我有什么用吗？这没有意义。就我个人而言，既然现在传统开始回暖，是不是应该对我们传统的童蒙读物有一个全面、确切的阐释，这是一个工作，至于这个工作到底有什么用，讲的人不知道，我也不去考虑这个问题，我不是为了它有什么才讲的。

星期柒新闻周刊：您会为《三字经》延伸出它的现实意义吗？

钱文忠：没有，完全没想过。什么是经典？因为它的价值永恒。《三字经》之所以能流传到今天，它在今天就是有生命力的，它的生命力一定是超越时空的。考虑现代人怎么想，这种讲法也是没问题的，但我不太认同。这么做，就会使经典去迁就当代人，当代人未免太狂傲了吧？对经典、传统应该是很谦卑的态度，应该是我们走向它，不是让它来迁就我们。现代人老在问，我需要什么？在经典里我能得到什么？这是个为我所用的想法，这是现代人的狂傲呀。

星期柒新闻周刊：功利社会嘛。

钱文忠：功利社会有合理的一面，但是不是很美呢？我觉得是我们的民族性格里，有一种急功近利的东西，叫“立竿见影”，学了就要用。有些东西是一种人格、修养，是一种熏染。比如现在女孩子用香水，一喷很香。古人是在穿衣服之前把衣服熏香，熏得很均匀。哪种香更舒服？想都不用想！可我们对文化经典不能用这个态度，要让经典慢慢散发出来，这必然很慢。

人之初，性本善，可接下去为什么是性相近呢？快报专访钱文忠

今天为什么还要读《三字经》

□快报记者 陈曦

谈生活做派

左手挣钱，右手学术

钱文忠出生于无锡望族，他的家族中曾出过多位大师，如钱基博、钱穆、钱钟书、钱伟长等。也因此，人们常常把他的语言天赋以及学术成就归结于家学渊源。但在采访中，钱文忠却强调这是一种误读。

“实际上很多人是拿今天的情况来推想当年，我是在很晚才知道我们家是怎么回事的。”钱文忠说，他生于1966年，由于当时的政治环境，家里的长辈对往事避之唯恐不及，哪敢跟孩子们提什么家学。“像我这个岁数的，说家学渊源，都是谎言。”他说，“我父亲是学英语的，但他都不教我英语。家里有长辈做学问，我是读初中时才知道的。”

尽管“清贫”已不再是教授们的代名词，学而优则“富”的大有人在，但鲜有教授愿意露富的。钱文忠是个特例，他拥有许多奢侈的生活习惯。如写字只用万宝龙笔，他收藏的万宝龙笔有几百支之多。“其实名牌也是有学问的，比如万宝龙有一款卖得最好的笔叫‘清朝’，用的是中国元素设计，笔杆以玉雕龙，现在市面上基本上找不到。”他用的毛笔，身上的衣服、鞋子全部是定制的，衬衫袖口上绣着“钱文忠”三个字，他收藏名表、雪茄，更收藏书，他的私人藏书有6万册之多，他还拥有专职司机，这在教授中也非常罕见。作为北大青鸟的独立董事，钱文忠有足够的财力支撑自己的学术追求，他颇为得意地说：“我大概是复旦大学很少的没有申请过任何科研经费和课题的老师。”

钱文忠解释自己的喜好是受到家族一些老人的旧式做派影响。他说，过去的读书人其实对于生活是很讲究的，收入也很高，“作家中最没钱”的赵树理，也能花5000大洋在王府井买上一个四合院。而教授的收入更高，鲁迅当年一个月有1000大洋，胡适也有400多。但到了近年，教授在收入上的优势已经荡然无存。“季先生的收入在上世纪50年

代就是300多块，到了80年代初时还是这么多。我记得当时他的孙女刚毕业，在一家外企工作，一个月拿2000元，季先生想了很久都想不明白。”

谈《三字经》

今天为什么还要读

钱文忠作为季羨林的关门弟子，掌握10多种语言，除了英、法、德、日、荷兰、西班牙语等常见语言外，还包括梵文、巴利文、阿维斯塔语、尼瓦利语、婆罗钵语、古孟加拉语、古伊朗语、古藏语、和阆语、回纥语等稀奇古怪的语言。让一个会十几种语言的教授来讲蒙学，这是不是太“小儿科”了？对此，钱文忠断然否认。

钱文忠第一次接触《三字经》的时候五岁还不到。他跟祖母生活在无锡，祖母是受过教育的，教他念《三字经》。他说，虽然自己从小就读《三字经》，“原来觉得自己都懂，可讲着讲着就发现很多自己不懂的东西。”甚至第一句话就没琢磨明白，“人之初，性本善，可接下去为什么是性相近呢？这在逻辑上说不通，应该是性相同呀？更何况，‘人之初，性本善’又究竟是哪一位儒家大师讲的话呢？对不起，没有任何一位儒家大师说过‘人之初，性本善’。那么，我们究竟应该如何来解释和理解呢？”他认为这里面就有很大的问题，必须解释清楚。

今天，为什么我们还要读《三字经》呢？

“《三字经》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关键词解，传统文化的关键词对于我们来讲是什么呢？是我们生命的血液，我们是中国人，所以我们更传统，但是如果我们是美国人，或者在美国长大，他可能非常爱国，但是他接受的教育已经是美国化了，我们之所以认为我们是中国人，是因为我们共享一种文化，我们凭这个文化来认同。也许你的外貌让人感觉你是日本人，但是你一开口就知道你是中国人，这不仅是你说汉语，还有你的文化也是中国的。《三字经》每一句话就像我们身体中的血液。大家看过歌剧《刘三姐》，刘三姐不是汉族，是白族歌手，刘三姐跟人吵架的时候，骂那帮对歌对不过她的人很傻，你稻麦也分不清，我饿死你个‘人之初’，刘三姐应该是不识字而且是少数民族的女子，所以

《三字经》进入我们体内很深，真正深入多少我们都不知道，它类似我们的文化基因。”

但，就是这样一本自以为非常熟悉的书其实我们却对它相当陌生。“传统的《三字经》总字数千余字，三字一句，句子也无非三百来句。但是，现在受过大学文科教育的能背10句以上就很不错了。这就是今天我们要读《三字经》的原因。”

谈“国学热”

国学真热吗？也没必要热

今年是“五四运动”九十周年，打倒孔家店、破除旧文化是其主张之一，作为国学大师季羨林的弟子，面对目前掀起的“国学热”，钱文忠作何感想呢？

“看现代社会史，当人均GDP达到2000元的时候，都会有一个传统的回归，这是非常明确的现象，韩国也好，中国台湾也好，中国大陆正在这个当口。”但对于现如今中国社会的“国学热”，钱文忠存疑。作为学者，他看到的是“国学热”背后国人的盲目、趋从与自大。对于“国学热”，钱文忠提出自己的三点看法：“第一，国学真的热了吗？我只能说比过去稍微回暖了些，但丝毫还是不够热，考文史哲的学生远远少于金融法律。第二，我认为国学也没有必要热，国学只需要一小群人去看护住它，能够使它不失传，能够在后代有人想学，或者需要向大众普及的时候，有人比较准确地去教。第三，所谓‘国学热’里，能看到中国人的狂傲。中国改革开放30年间的发展速度在人类历史上是没有的，现在中国人自信满满，自信一满就觉得不用向西方学了。从‘五四’开始，我们认为传统一无是处，现在传统捡起来什么都是好的了，这也很可怕。其实，还是要承认普世的价值，还是要静下心来向西方学习。所以说，‘国学’也没必要热。”

谈“潜艇”

非常喜欢，跟它有因缘

网络上，钱文忠的粉丝团自称“潜艇”。钱文忠表示非常喜欢这个名字，跟它有因缘。“1997年我31岁的时候，我儿子出生，当时给我儿子起名字的时候很有意思，我们家的男性直系的，他是最早来的一个孩子，大家都很当一回事，我们家到他这一辈的排行是‘儒’，第三个字我们家还有规定，必须是上下结构，而且下面还有丁字，这样一看就看出辈分。钱不能改了，儒不能改了，后面的字下面还有个‘丁’，然后大家就起了个名叫儒亭。当时很多人说你给你儿子起这个名字小心起外号，因为上海话的发音就是潜艇，最后小朋友真给他起了外号叫潜艇。然后十年之后我上了《百家讲坛》，我不知道‘潜艇’是谁起的，他们也不知道我孩子的名字啊，所以我认为这是一种因缘。”

谈“为纣王翻案”

有些媒体就爱造个靶子打着玩

前段时间关于钱文忠“为商纣王翻案”的新闻炒得沸沸扬扬，钱文忠也被指为“哗众取宠”。钱文忠表示，这样的批评在某些媒体上很流行，它们就爱造个靶子打着玩。

“我在百家讲坛讲《三字经》时，讲到‘汤伐夏，国号